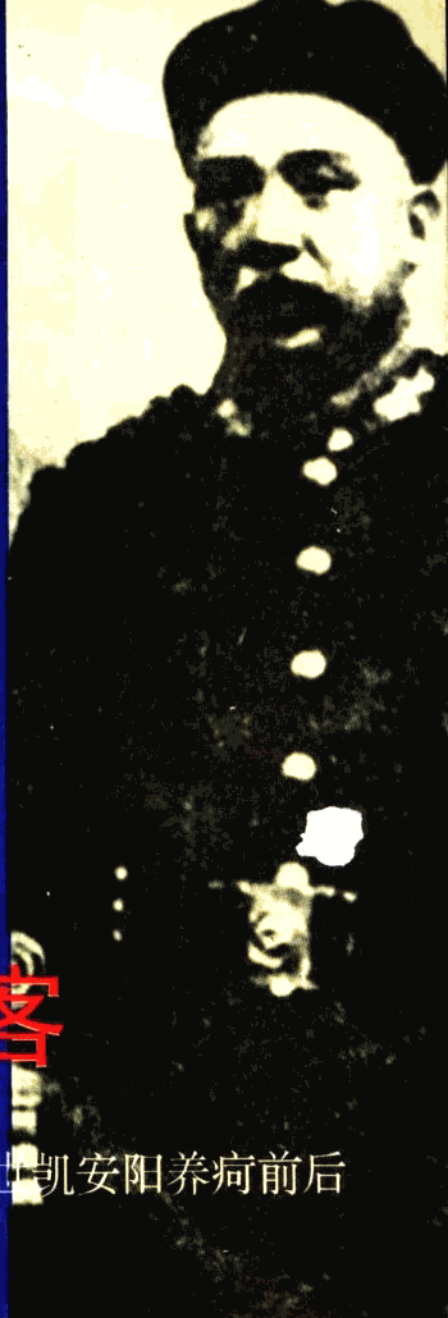


李自存 著

皇太后驾崩  
袁世凯下野  
初下野问卜预测未来  
袁世凯垂钓涇上村  
拉拢旧部 遥控北洋  
袁世凯讨价出山  
归葬安阳涇上村  
袁世凯的妻妾子女  
袁世凯对子女的教育  
袁世凯的部属要员  
袁世凯称帝的前前后后

# 涇上钓客

袁世凯安阳养病前后





△ 袁世凯与他的子孙们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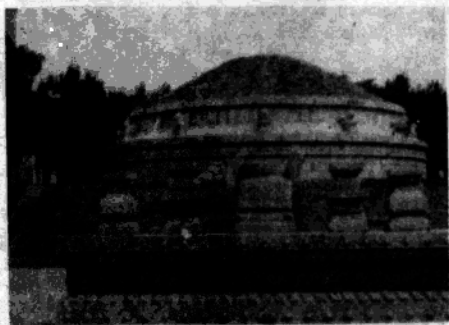


▽ 1984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著名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吴健雄教授(右)及其丈夫袁家骝教授。

△ 彰德洹上村之养寿园



▷ 袁世凯之墓（河南·安阳）



## 目 录

|                                  |       |
|----------------------------------|-------|
| 序言 .....                         | 贾璐(1) |
| 第一章 皇太后驾崩归黄泉<br>袁世凯“养痾”下村野 ..... | (5)   |
| 第二章 初下野问卜预测未来<br>游百泉行善附庸风雅 ..... | (18)  |
| 第三章 身披蓑衣学垂纶<br>隐忍乡野待“鱼”龙 .....   | (28)  |
| 第四章 拉拢旧部广施恩惠<br>眼观六路遥控北洋 .....   | (41)  |
| 第五章 横刀能赋阿满诗<br>归里常思做帝侯 .....     | (46)  |
| 第六章 革命军摇撼清廷<br>袁世凯讨价出山 .....     | (56)  |
| 第七章 皇帝梦圆遭世唾<br>归葬涇上骂未销 .....     | (70)  |
| 附一:袁世凯的妻妾子女 .....                | (76)  |
| 附二:袁世凯对子女的教育 .....               | (107) |
| 附三:袁世凯的部属要员 .....                | (112) |
| 附四:袁世凯的性格形成过程 .....              | (123) |
| 附五:袁世凯称帝的前前后后 .....              | (143) |
| 附六:民国初期几位大总统及他们的后裔简介 .....       | (154) |
| 后记 .....                         | (160) |

## 序 言

李自存同志的大作《涇上钓客——政坛老手袁世凯安阳“养痾”前后》尚未付梓之前，我即带着先睹为快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全稿。我不得不感慨，这是一部资料翔实、文笔老到、剪裁得当的力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中国近代史这幕悲喜剧将会缺少多少波诡云谲、刀光剑影、跌宕曲折？就会令观剧者因乏味而恹恹欲睡。记不清是外国哪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要造就一个野心家，总要为这个野心家的成长提供土壤和肥料（大意如此）。我们姑且不论袁世凯是大“野心家”还是“奸雄”，但是，他的确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最变幻莫测的时代脱颖而出，并发展、成长、显赫，终至黯淡、殒落的。历史是公正的，它总要把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推上他们应当位于的坐标；历史又是无情的，它总要让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或“英雄”们在它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袁世凯的一生，可以说正是这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最好注脚。

从1859年袁世凯出生之日算起，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可谓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择其大者有：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洋务运动（1864—1894年），中法战争（1883年），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戊戌变法（1898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北京（1900——1901年），辛亥革命（1911年），清宣统帝退位（1912年），二次革命（1913年），洪宪帝制（1915年）。值此外有强虏，内伏

隐患的危亡之秋，中国历史似乎正在等待和呼唤一位“铁血”人物横空出世挽颓固腐、再造河山。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连串重大事件中应运而生，如鱼得水，纵横捭阖，闪转腾挪，由一个屡考不中的落魄举子，一步一步地攀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乃至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的权力巅峰的。

我们评价袁世凯，不能简单地进行道德的评判，不能武断地用“盗”和“奸”等字眼来概括，而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审视。客观地说，历史虽然为袁世凯的发迹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袁世凯自身又具备了把握机遇和利用机遇的禀赋，他的谋略和手段确实有平常人不可及之处，不然，在那个群雄集会，龙争虎斗的时代，就不会有那么多风云人物甘心情愿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了。曾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李鸿章临终之际涕泣上奏，力荐袁世凯接替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当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政府和武昌革命军呈对峙状态时，两方面竟都把收拾局面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一肩。在清政府内阁会议上，庆亲王奕劻力陈：“袁（世凯）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赴鄂剿办，必操胜算……且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在此）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而黎元洪也在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公（指袁世凯）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依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武昌军政府的首脑们也劝告袁世凯，只要他“回旗北上，犁扫虏廷”，那么，“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是望”。可见，至少在袁世凯称帝、或者在他“窃取”大总统之前，是颇负俊彦之名的。“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廉恭未篡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放言》）假如袁世凯后来没有搞“洪宪帝制”那一套，那么，他很可能以推翻满清的“功臣”，创造共和的“华盛顿”而载入史册。可惜，历史不能假使。

因此，我们说是禀赋和机遇造就了袁世凯，并非无稽之谈。二

者相辅相成，缺一则不可。如果不是袁世凯谋略卓异就不能在帮办朝鲜事务中因“功勋卓著”而崭露头角；如果不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民族危机加重，朝野上下一致呼吁清政府编练新军以“求富求强”，就不会给袁世凯提供小站练兵的机遇，也就不会让他培植成以自己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如果袁世凯没有北洋军作实力，他就不会在此后的出卖维新派、绞杀义和团、镇压景廷宾等一系列事件中为清政府屡立“功勋”，就不会爬到位极人臣的高位。可以说，是历史选择和锻造了袁世凯，而袁世凯又创造了一个时代（或曰时期），这大概就是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的辩证关系。

在历史为袁世凯所提供的所有机遇中，辛亥革命是最为重要的一次，而这一次袁世凯又把自己把握机遇和利用机遇的手段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辛亥革命的酝酿乃致爆发恰恰发生在袁世凯“蛰居”于安阳洹上村的两年时间里。

辛亥革命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于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先后死去，光绪帝之弟载沣三岁的儿子溥仪即位为帝，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和袁世凯夙有仇恨（一因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二因传说中光绪帝之死系袁世凯暗害），所以一掌权即有除掉袁世凯之意。只是在奕劻和张之洞等人的转圜下才打消了此一计划，但还是于1908年1月2日发下一道上谕，说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袁世凯辞京之日是诚惶诚恐，提心吊胆的，深怕象明朝崇祯皇帝处置魏忠贤那样，先革职开缺回籍，再追加一道“腾黄”（圣旨），要了他的命。即使他隐居洹上之后，仍然小心谨慎，不敢稍有差池。事实上，清政府的确对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不仅派袁得亮“随身保护”（实为随时监视），还让日本人川岛浪速秘密使探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一旦袁世凯稍有越轨之举，便抓住了诛杀的口实。所以，袁世凯在洹上养寿园里，整日诗酒交酬，荡舟垂纶，完全是一副胸无异志、息影江湖的“安闲”之态。实际上，袁世凯时刻未敢忘怀朝野的

风吹草动，他如同一只潜伏于洞穴之中的蜘蛛，随时等待着出击的时机。他留在京城的“坐探”不但及时向他报告着朝廷的动态，而且，他还专设了电报房，昼夜不停的发报声，随时把外面的消息传进来，又把他的指令送出去。（这些，在本书中均有详尽的描述）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这对于袁世凯来说，不啻于一次天赐良机。没有武昌起义，他这个在野之民莫说东山再起无望，更谈不上登上权力的最高峰，还很可能被清政府腾出手来，寻找借口诛杀了事。

因此，在袁世凯隐居洹上的两年时间里，不但是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期，也是袁世凯一生中大落大起、最富戏剧性的转折时期。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的韬光养晦之术、待时而动之略、养寇自重之道、运筹帷幄之策，运用的可谓炉火纯青，得心应手。

李自存同志所以截取袁世凯隐居安阳这一段历史，前伸后延，浓墨重彩地敷衍成篇，我认为，除了自存同志生为安阳人，身濡目染，熟悉这一段史实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袁世凯一生中的“戏眼”，最能揭示袁世凯其人、其术。读来，也更会令读者饶有兴味，不忍释卷。

十数年来，李自存同志在为官从政之余，仍然未能忘情于笔墨文章之事。黄卷青灯，钩沉辑佚，爬梳成篇，并屡屡见诸报端，颇有儒雅之风。几年前我和他曾有过愉快的合作。这次，自存同志又历时二年之久，在公余夜阑之时，撰著了煌煌十几万言的大作。且广征博引，许多史料都是鲜见的，其文其人，都是令人感佩的。这也正是我乐于为之作序的原因所在。

贾 璐

1995年5月于濮阳

## 第一章 皇太后驾崩归黄泉 袁世凯“养病”下村野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一月二日,皇帝发布一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体恤之至意。”<sup>①</sup>

此旨一下,朝野震惊,中外愕然。

袁世凯真的“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吗?清王朝为什么要“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事因还要从戊戌变法说起。

19世纪末期,统治中国250多年的清王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又遭到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沉重打击,已危机四伏,国势土崩,千疮百孔,无术补苴,摇摇欲坠了。这个貌似显赫的庞然大物,“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清王朝已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丧失了尊严,不少有识之士响亮地喊出了“自强”、“求富”、“救亡”的口号。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由1300多名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皇帝书》,强烈抗议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sup>②</sup>

---

① 《宣统正纪》卷四,第12页。

② 汉代地方上举荐人材,由公家备车送往首都,后来就用“公车”来称呼进京考试的举人,所以,这次上书就被称作“公车上书”。

身居深宫的光绪皇帝虽未看到“公车上书”，但他亲政来的六年，耳闻目睹的并非是“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愁”的盛世，而是大清王朝正一天天走下坡路。对外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国内矛盾重重，民怨四起。面对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局面，光绪皇帝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局面能支撑下去吗？能不能拯救这个局面？

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大惊，过去我国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弹丸之地的东方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的那样惨，条约订的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直报》上接连发表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文章。第一篇《论世变之亟》中劈头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sup>①</sup> 最后一篇《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谭嗣同曾满怀悲愤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sup>②</sup>

国人难堪、耻辱，作为一国之主，年轻的光绪皇帝更受到极大的刺激，使他产生了深切的“忧危之心”。<sup>③</sup> 他这种“忧危”心情中，既包含着浓烈的忧国之愤和强烈的雪耻之恨，又寓积着他的爱国情怀。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七月，当光绪皇帝首次得到康有为激励他“赫然愤发，扫除更张”，以“雪仇耻而扬天威”的上书时，立刻引起了他的共鸣。怀有“励精图治”之念的光绪帝急迫地要求图强弭患，他越来越意识到改革的必要了。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康有为在第五次上书中，痛陈局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

---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第1页。

② 谭嗣同：《有感一章》，《谭嗣同全集》第488页。

③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156页

“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1898年1月，康有为又第六次上书，陈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道理。不久，又第七次上书，鼓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上书虽一次又一次被后党成员扣压，但朝廷上下互相传抄，被光绪帝看到了。光绪帝深为感动，决心变法图强。

当时，光绪帝虽然已亲政，但清王朝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他实际上是太后手中玩弄的一张牌。处处受制的光绪帝对庆亲王说：“太后若不能给我权力，我宁愿退位，也不甘心作亡国君！”这掷地有声的誓言，真实地表明了光绪帝救亡图存的决心。当时，全国有识之士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红火起来了，一时间，变法成了朝野所向，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只要不剪掉头发，不改变服饰，不改变祖宗规矩，皇上要办的事情，太后决不阻挡。”

光绪帝得到允诺后，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向中外宣布进行变法革新。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3天里，光绪帝以康有为等革新派为“智囊团”一共下了180多条上谕、诏令，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由于这年为农历的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从根本上违背了后党和顽固守旧派的利益，遭到了以那拉氏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疯狂反扑。守旧派以慈禧太后为靠山，极力反对变法的顽固分子荣禄（太后宠臣）掌握着兵权，对变法派挥舞大棒，跃跃欲试。变法派为了得到军队的保护，想托庇于有一定兵权的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年）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甲午中日战争后，受命在天津小站仿照外国编练新军。短短几年里，他所编练的新军已有相当的实力。这时的袁世凯有着驾驭政治风云的

敏锐观察力，当变法高涨的时候，他曾亲自寄去五千金以示“赞助”强学会，并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成立的强学会组织。变法推行受阻，又摸到太后及权臣对变法怀有敌意时，他又“日短帝于太后之前”<sup>①</sup>，向太后献谏。

在帝党与后党两大阵营对垒的最后较量中，康有为、谭嗣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一方面上天津与袁世凯拉关系，另一方面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1898年的9月16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到北京，并赏给他兵部侍郎的官衔，命令他专办练兵。袁世凯受宠若惊，当面表示愿效忠皇帝。光绪皇帝原主张不经过暴力去夺得顽固派的政权，结果反而被顽固派以反革命暴力所围剿。这时，得到袁世凯的承诺后，走投无路的光绪皇帝对袁世凯深信不疑，心情多少有点安慰。

但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的情况马上就传到了荣禄那里，荣禄毫不怠慢，马上抽调一支部队开赴天津，布防在京津路上，又调一支部队到北京，加强了京城的防卫。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光绪帝心急如焚。9月14日，光绪帝立即召见杨锐，并托他带密诏给康有为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sup>②</sup>9月18日，帝后两党的尖锐斗争已是一触即发了。这一天康有为接到光绪帝的密诏，晚上即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皆来。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谁也想不出善策，惟有捧诏大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sup>③</sup>谭嗣

---

①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274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63页。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1页。

同正气凛然、态度坚毅，他早已看到“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sup>①</sup>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寓所法华寺，想说服袁世凯挽救皇上和变法新政。当时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已“探知朝局将变”<sup>②</sup>，又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急电，正在屋里赶写奏折，拟提前请训回津，以便作壁上观。谭嗣同夜间突然来访，自然被他猜破几分。谭嗣同与袁世凯两人寒暄以后，谭嗣同单刀直入地与袁谈了起来。他们两人的对话，梁启超在其《谭嗣同传》中记载颇详，兹摘录于下：

谭问袁：“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谭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答：“然，固有所闻。”

谭即直出光绪密诏对袁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

①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278页

②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74页。

.....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之。”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

谭嗣同听了袁世凯这番对皇上忠心耿耿、见义勇为、慷慨激昂的言辞，天真地以为袁被自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话打动了，因而他置信不疑，似乎看到了拯救皇上的希望，又与袁世凯密商一阵。袁最后说：“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sup>①</sup>袁世凯装出事情紧急，要赶快回津部署兵力，备贮弹药的样子。书生气十足的谭嗣同满怀喜悦地离开了法华寺。9月20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亦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白了自己的忠心不二。光绪帝授袁世凯一道“于天津阅兵时，倘有他变，命以兵卫圣躬”的密谕。其实，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新旧势力的斗争已趋明朗，特别是随着大批武毅军的到来，已使京城轰动，人心惶惶，政变的乌云笼罩着北京城。袁世凯于光绪帝召见之后，即向外界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sup>②</sup>

袁世凯被召后离宫回到法华寺住处，心里忐忑不安，一个人在屋里踱来踱去，凭他多年在仕途上的风风雨雨的经历，他似乎觉得软弱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大势已去，自己的命运还需牢牢拴在西太后这驾马车上，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需要自己马上做出决断，或许还能立功。况且荣禄过去曾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不是当年荣禄相助，我袁世凯哪有今日。

说起来那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的事了。当时，袁

---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四册，第52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63页。

世凯在小站练兵才几个月，御史胡景桂即参劾他“克扣军饷，诛戮无辜”，“论情面大小债遗多寡”<sup>①</sup>。袁世凯听此消息，“心神恍惚（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sup>②</sup>奉命查办此事的是荣禄。荣禄一到，袁世凯热情招待，投其所好，送其所要，极力巴结逢迎。袁世凯亲自主持士兵操演。荣禄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洋军操表演，心中大喜。他又考虑到袁系自己保荐的，便做出了保袁的决定。他对随行的人说：“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sup>③</sup>在荣禄的庇护下，袁世凯躲过了这场风险。而且荣禄以查无实据复奏，请求“勿庸置议”不仅如此，还着实把袁世凯夸赞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个“不可多得”的将领。<sup>④</sup>之后，清廷以袁世凯小站练兵有功，被晋升为直隶按察使，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发迹了。他对荣禄的举荐念怀不忘。所以，光绪帝召见的当天傍晚，袁世凯急忙赶回天津，直奔荣禄总督衙门，把在北京得到的“详细情形备述”给荣禄。荣禄得到袁世凯如此重要的情报，大惊失色，立即乘火车微服入京，报告西太后。西太后虽蛰居颐和园，“颐养天和”，可宫中情况却了如指掌，听到荣禄的密报，她又气又急，与荣禄马上研究对策。

9月21日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趁光绪帝到中和殿阅祭文的时候，一群“荣禄之兵”和侍卫太监，蜂涌而上，声称“奉太后之命”将光绪帝押解到中南海的瀛台看押起来。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谕，“今日始”重新由西太后“训政”。接着下令，废除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并下手捕杀变法分子。康、梁逃

---

①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第35页。

②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第35页。

③ 陈龙：《梦蕉亭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84页。

④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第36页。

往国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被捕，9月28日于北京菜市口殉难，史称“戊戌六君子”。从此，光绪皇帝实际上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犯，失去了行动自由。在此后的日子里，光绪皇帝身陷囹圄，备受折磨。他回想起亲政以来几年的皇宫生活，推行新政三个多月的“勤政”，想起为新政摇旗呐喊的有识之士，而今成为阶下囚，一切政治上的理想化为乌有。他诅咒不要廉耻的袁世凯，他诅咒疯狂阻止变法的顽固旧党。在囚禁生活中的光绪皇帝整日两目发呆，“日书项城（袁世凯原籍项城，人称袁项城）名以志其愤”<sup>①</sup>。金梁在《四朝佚闻》中这样写道：光绪皇帝“恶袁甚”，“日书其姓名，粉碎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皇帝为避八国联军之祸，随同西太后一同逃到西安后，还经常“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凡以此为常课。”<sup>②</sup>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缠绵于无尽凄凉忧伤之中的光绪皇帝，终因长期心情极度忧郁，饮恨逝世于瀛台的涵元殿，终年38岁（虚龄）。

关于光绪皇帝暴卒的确切日子和原因，众说纷纭。过去许多书刊都有所评说。清廷官方宣布的是11月14日光绪皇帝“崩于瀛台之涵元殿”。另外还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西太后先卒，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劻、李莲英合谋，把光绪皇帝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一说是袁世凯见西太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帝重新掌权，修戊戌之旧怨，特贿李莲英先一天把光绪皇帝毒死；还有一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势危笃，恐将不起，怕她死后任性的光绪皇帝重操戊戌旧业，就逼光绪帝服毒而死。光绪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两宫几乎同时“晏驾”，不免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因此，光绪皇帝之死，至今

---

①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300页。

②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三册

还是一桩历史公案。光绪皇帝究竟死于谁手？或是真正的病死，目前尚无真凭实据予以判定，只能俟之来日考证，让我们的后人去结论它吧！

光绪皇帝没有儿子。在清廷宣布光绪皇帝逝世前两天，病危中的西太后召集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袁世凯、张之洞等议立嗣君。奕劻、袁世凯出自政治上的需要力荐溥伦或奕訢的孙子溥伟，不知西太后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坚决不同意。后由西太后作主立载沣（光绪的弟弟）的儿子溥仪为帝，这就是清王朝第十个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皇帝。

在光绪帝死去的次日，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清王朝的最高当政者——慈禧太后也结束了她祸国殃民的一生。

且说光绪皇帝死后，一天隆裕皇后在瀛台涵元殿清理遗物时，观台盒内发现光绪亲用朱笔写的手谕：“必杀袁世凯”。

西太后、光绪死后，隆裕皇后一心想仿效慈禧做“垂帘听政”的美梦。然而，慈禧死前已立溥仪为帝，载沣为摄政王。她想，如若不是袁世凯告密，光绪帝不会落得如此悲惨，自己也不会落到这般无依无靠的境地。她开始转恨西太后和袁世凯。她拿着光绪帝的手谕，交给了载沣。载沣对袁世凯出卖光绪是深切痛恨的，同时对袁世凯势力的膨胀也极为疑忌。袁世凯手握重兵，身兼多职，权倾朝野，党羽成群，部下达官显贵多为其亲戚故旧，且处在帝都肘腋之下，尤其令人侧目。当时，随着排满立宪思潮的兴起，很多满族亲贵疑心很重，对汉族官僚多不予信任，当然对羽翼丰满的袁世凯更放心不下，把他视为危险人物。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一次立宪讨论会上，满族亲贵与袁世凯围绕权力之争双方唇枪舌剑，闹得难解难分。醇亲王载沣竟掏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声言要为朝廷除奸，后经人排解始罢。

面对袁世凯势力的日益扩张，不少满族亲贵也秘密向载沣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